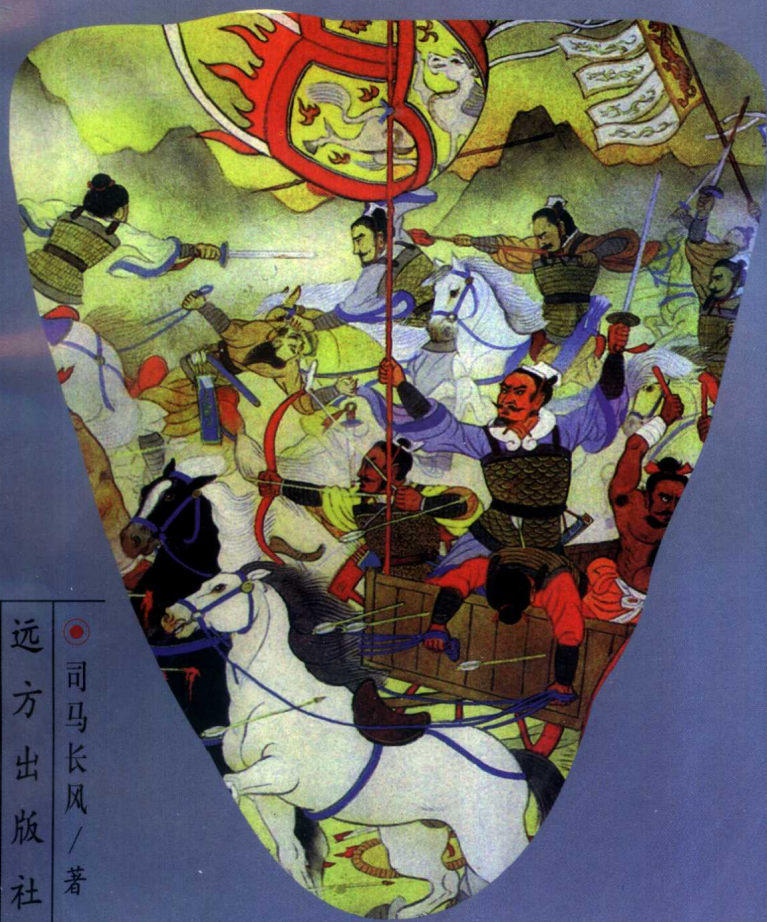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历史小说·江山美人系列

韩信

英雄与美人



远方出版社

司马长风 / 著

长篇历史小说·江山美人系列

韩信

英雄与美人

● 司马长风 / 著

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顺义

封面设计：康笑宇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韩信/司马长凤著. -呼和浩特：远方出版社，1999. 2

ISBN 7-80595-508-5

I. 韩… II. 司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8070 号

韩 信

司马长凤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13.5 字数：338 千

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 册

ISBN 7-80595-508-5/I·216

定价：19.80 元

引 子

秦王政二十六年（公元前二二一年），秦国兼并各国，统一天下，秦王政自以为德兼三皇，功过五帝，乃建号曰皇帝。制曰：“朕为始皇帝，后世以计数，二世三世至万世，传之无穷。”

二十八年，秦始皇帝东巡，登琅邪台，群臣为刻石颂功德，其中有云：“皇帝之德，存定四极；诛乱除害，兴利致福，节事以时，诸产繁殖；黔首安宁，不用兵革，六亲相保，终无寇贼。欢欣奉教，尽知法式。六合之内，皇帝之土；西涉流沙，南尽比户，东有东海，北过大夏，人迹所至，无不臣者。功盖五帝，泽及牛马，莫不受德，各安其宇。”

这是希望，这是理想。但是，事实并不如此。黔首（即百姓）各念着自己的国家，黔首也都苦于秦法的严苛，秦始皇帝希望不用兵革，永保统治，然而亡国之民，却要兵革，以推翻专制残暴的统治。

于是，人迹所至，多有不臣者……

淮阴。

淮水自桐柏山蜿蜒东流，先后会汇了十一条水流，浩浩地行经洪泽湖，再合引七水，投奔东海。

从洪泽湖以东的淮水流域，南界长江，是一片平原。这平原上布满了河川沼泽，大大小小的水流，将陆地分割成许多碎块。流水夹带而来的浊泥淀滓，又使一些沼泽沉淤而变为低地，适应潮湿的植物，在肥沃的低地上茂盛；百年、千年，这一片平原在流水的推动之下，不断地改变面貌——有些地方，盛产稻麦，而流水四通八达，粮食容易运输，因此，此地渐渐地繁荣了。

淮阴，于春秋末年建城，那时，此地是吴国的疆土，吴王夫差为了要称雄于北方，选择淮阴为北进的转运站之一，于是，淮阴城开始兴盛了。后来，此地归入楚国的版图；但建制的改变与人民生活却没有影响，淮阴城继续在发展，甚至，有许多手工业的工场在此地建立。

秦始皇帝统一天下之后，以严刑峻法镇压六国臣民，但是，在流水纵横、湖沼遍布的江淮平原上，秦始皇帝的统治力量并未能深入。

真正的秦国兵人数有限，六国的降兵，虽然一部分编入秦军中，但是，他们并不与秦人合作，再者，秦人也不信任那些降兵。因此，派遣到这一个水乡来的秦兵，人数不多，再加上北方人不能适应水性，于是，不可一世的统治者，在此地并无特殊的威风。

于是，六国的亡国王孙，没落的贵族，纷纷沿着淮水而东找

寻避难的土地。

浩渺的洪泽湖，是亡命者最安全的藏身之所。洪泽湖以东，相似的湖泊还有不少。

于是，亡命客不断地到来。

淮阴城，在战国末年，已成了行商的集中地，燕、赵、韩、魏、齐、秦、楚等七国商人，都到过淮阴；因此，在淮阴市场，随便你讲什么方言，都不会有人注意。而现在，人口更复杂了，市情畸形的发展着。

亡国王孙和贵族，有些藏匿着。有些，挟带资财重宝，于失去国家土地之余，颓丧怠惰了。他们在管制不十分严的淮阴城中享乐。他们心知秦法苛酷，他们认为：不久之后，淮阴会和邯郸、大梁、临淄等城市一样地受秦人的严格管制。于是，他们想：及时行乐！不久之后，会享乐不成。

这样，在秦始皇帝宇下的淮阴城，有了酒馆、妓院、赌场，以及有邯郸式的社——那是有酒食、有赌博和声妓的集会所。

亡国王孙和落难贵族，会和行商们在社中赌博，共饮，以及共同地听歌看舞。

社，有的在城外，有的在城内，城内的社，通常都受限制，而城外的社，则还有夜市——每当日落黄昏，巡城兵归队之后，城外的社活跃了。

淮阴城的水北门之外，大码头旁边，有一个亭社。亭社，是淮阴出名的组合，它拥有十几所土屋，它有淮阴最完备的赌场，它有自行酿造的白酒；它有一名籍隶燕国的厨司，擅长烧烤狗肉；它又有一名来自姑苏的厨司，擅长制鱼羹。还有，亭社有着美丽的、通晓邯郸舞、和能唱郑卫声的妓女……。

还有，亭社的主持人，和淮阴的府吏有关，那是说：亭社得到秦国官吏的庇护，在社中享乐的人，因此而有安全感。时时，他们呼啸着，作长夜饮博。——

天黑了，亭社的酒柜台上燃起蜡烛，大堂上，燃膏燃灯，明亮如白昼；赌局已经开始，但尚未至高潮。

舞伎徐姬，拿着一只竹片编织成的小篮，在厨房中取了一方烤肉，两张炊饼，一瓦罐白酒，装入篮中。越过小院，走向一间堆置杂物的土库。

土库的木门半开着，里面没有灯。

徐姬在门外立定了，低唤：

“韩郎——韩郎——”她稍顿，稍为提高声音，“韩郎，韩信——”

门内，有一个朦胧的声音接应着。

“韩郎，你躲在此地睡着了？”

“嗯，嗯……”门内的声音依然是朦胧的，稍缓，有人体起立的响声：“呵，天黑了，我还不知道。”

于是，年轻的韩信在半开的门口出现了，他双手在揉眼，身体没有立直，而且，在揉眼之时，还打呵欠。

“你这人，我到处找你，后来，我想你一定躲在此地，韩郎，你真贪睡。”徐姬亲昵地诉说着，同时，将竹篮搁在土库的矮墙上。

韩信的口鼻蠕动着，睁大了眼睛：

“哗，好香——”

“这是黑狗肉呀。”徐姬轻盈地笑着说。

现在，韩信的睡意全消了，他眨眨眼，似乎因嗅到狗肉的香气失声赞美而微窘，改口说：

“我并非赞狗肉香，我是说你身上的香气袭人。”

“韩郎——”徐姬伸出手打他，但是，她的手一接触到他的身体，就转变为抚摸了，手掌自他结实的肩胛滑落到臂肘。又低叫了一声：“韩郎……”

“阿姐，”他由轻俏而回复到正经，“你吃过了没有？”

“我吃了些，”她低喟，“我可不能多吃啊，还要歌舞，吃饱了，

就不行。”

韩信叹息着，好像是同情她的职业际遇，而又遗憾自己无力可施，隔了一歇，他低喟着取过瓦罐，喝了一口酒，再沉郁地叫出声：“阿姐——”

她似乎体会得出韩信的心情，温婉地一笑，撕了狗肉，亲手送入韩信的口中。

他细嚼着散发出浓醇香气的黑狗肉，一双带着郁忧与羞涩的眸子，凝视着徐姬。

此地虽没有灯，但前面的灯光，仍然有微弱的映照，她能看出他目光所流露的情意。她低吁，拉下腰间的布巾，揩抹手指的油渍，然后，双后搭在他的肩上：

“韩郎，不要如此地看我……”

他仍然一面吃，一面凝看她，而她，双手的手掌在他肩上慢慢地摩挲着，无限情意，俱在不言中。

他将瓦罐凑到她的唇边，让她饮一口酒。

她微笑，把炊饼送入他口中。

在缄默中，他吃完了晚餐，她以自己的围巾为他揩去手指上的油渍。

“阿姐，希望有一天——”他沉重地说了半句话，忽然双手扣向她的腰肢，轻轻地将她举起来旋一转，再徐徐地将之放下——这是邯郸对舞中的一个姿势，韩信的表现圆浑而潇洒。

徐姬忍不住，低声叫好，随即，双手撑腰，笑说：

“韩郎，干脆为我再练一练左右步。”

韩信搓搓手，伸出双腿，稍为准备，就与徐姬在土库前面的小院中对舞，他的舞蹈轻灵中具有稳重，举手投足都纯熟巧妙，而且，自然地以行动补救徐姬的失拍。

于是，她感慨了，喃喃地说：

“韩郎，如果你作舞男，我们两人配合，我相信，我们必独步

江淮!”

他飘忽地一笑，似乎同意，但是，随之而来，又是一声喟叹。徐姬立刻体会到了，低声说：

“我知道的！”他漫声接口。

韩信是一名落魄者，现况，可能比一名舞男都不如，但是，他对着自己的未来具存着无限的希望，倘若作了舞男，那就什么都完了。

舞男，在现实生活中，至少不忧衣食，但在社会上，这是至贱的一等人。他含垢忍辱，在潦倒中挨着，不肯贬低自己的阶级身份，是为着未来。

淮阴市上的少年人，不会了解韩信这一份心事；可是，出身于韩国阳翟世族的徐姬，却明白亡国王孙的韩信的志向。韩信，并不姓韩，他于流亡中以国为姓，以掩饰自己的身份。他是韩国公族中的公子之一，在亡国时，家人都遭屠戮，他投入洧水，逃得性命。

徐姬与他同属一国，她关心他，也爱他——那是复杂的爱：同胞爱与两性爱综合存在，分不出轻重。

因于爱，徐姬竭尽自己的能力奉事落魄的韩信。

现在，前面有人叫唤着徐姬。

她无可奈何地耸耸肩，捏住了他的双手，低说：

“我得出去了，韩郎，你去赌场吗？”

“嗯，我再去赌一场——昨夜死里逃生，输掉了，又赢回来，希望今天有好运气。”

外面又叫唤着：“徐姬，徐姬——”

“来了！”她扭转身向外，大声回答，然后，再回顾韩信，“你去，回头我再送钱来——我还有钱哩！”

他又漫应了一声。

“韩郎，明天，你仍住在这儿？”

“明朝再说吧！”他低吁，“晚上，有机会再见。”

她点头，迅速地向外走；韩信目送她去后，转身入土库，取出包头巾戴上，又系上佩刀。之后，他拉挺衣服，踱向侧院，转到前面的社堂中去。

社堂的右缘，是赌场。当韩信进门时，站在摊前的三名青年人，同时发出轻薄的笑声。

韩信若无其事地向他们笑着点头，就向右席那边，找了一个空位坐下。

赌台侍女照例将一只酒碗放在客人面前。

“呵，用不着，韩信不饮酒的。”有人嘲弄地说。

“韩信有些像娘儿们，你看，他的面孔胀红了。”

于是，赌台边上的人，哄笑着。

韩信于窘迫中自怀内掏出刀钱和帛币，计了计数，再收入怀中——这动作，又引起哄笑。

韩信没有理会，侧转身问侍女：

“前几摊出的是什么？”

“两水一土一水双木——缺金无火。”那侍女如绕口令地道出了五行摊前六摊所出的象。

“唔，我押火！”韩信掏出钱，押上。

——火门孤注，中了，一赔四。

人们静了下来，纷纷押上钱。

开出来是土，韩信输了，但他，像一些富有的公子那样，轻松地一笑，再掏钱押摊，仍然押孤注：火。

此时，右缘那边，有宏大的叫喊声发出，有几名袖手旁观的人走了出去，但是，赌注于这一摊的人，似是无闻。他们各自嚷叫着自己所下的那一门。

韩信聚精会神地看着，忽然，有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他回顾，认得是社中酒台的掌柜曹大。摊象揭出，又是水。

“啊，今夜旺水——”有人高叫着，“总共出过七次水了。”

“韩信，徐姬出事了，”曹大沉声在韩信耳边说，“今天的情形很坏，你快些过去！”

“怎样？”他激动地问。

“唉，徐姬在挨打，你快过去帮她！”

韩信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栗动，右手下移，似是去握刀，不过，他的手指尚未接触到刀柄，又缩了回来。此时，喧叫的人声又传来，曹大推撼着韩信，大声说：

“快去，你总是客人，可以救她得！韩信，快些呀，你应该为她出头一次！”

韩信的面色转为苍白了，他体会出曹大的口气，所谓出头，是解劝，若解劝不成，就出手与斗，习惯，只要斗胜了对方，徐姬就可以免受荼毒。

此时，有女人锐叫的声音传来。

“韩信，她会被打伤——”曹大拖曳他。

“不！”韩信集中了全身力量，沉沉地拒绝出头。他不能为徐姬打架，虽然，天地之间，徐姬是对他最好的一个人。

又有女人的痛苦锐叫声——惊心动魄。

韩信的身体起了一阵抖颤，双手握拳，但仍然不动；曹大不满了，沉着脸说：

“韩信，你有良心吗？你听到徐姬叫喊吗？”

韩信的心房在剧烈的跳动之中，徐姬的惨呼，他听到，而且，他也可以想到徐姬此时所受到的损伤。不过，他同时也明白，敢于在亭社逞凶殴打徐姬，而社中人又不敢出面，那会是什么人？自己若过去，必会从事一场生死的斗争。他咬紧牙，吐出一口气，他想：我不能为一个女人而死。于是他沉声向曹大说：

“我从不打架——”

又是女人的锐叫，凄厉而嘶哑。

“呸!”曹大暴怒了，重重地一推韩信，戟指着，大声喝骂，“你这懦夫，徐姬白白的养了你!你这小贼!”

韩信一凛，一个社中的掌柜，居然敢于辱骂自己，他不能忍，他的双目瞪出了。而此时，曹大又是呸地一声，口水喷吐到韩信脸上。随着，这粗大的掌柜双手握拳，准备和从不打架的韩信一斗。

他的忿怒才浮起，立刻收敛了，那一双暴现凶光的眸子，在一转之余就收敛了光芒，他的眼皮垂下，退后两步，毫无表情地以袖子揩去面颊上的口水。

赌博停止，赌徒们，有几个出去观看，其余的人，目光集中在曹大和韩信身上。

此时，曹大双眼通红，挥舞拳头，向众人说：

“你们看这小子，受女人养活，听到养他的那个女人被打，动也不动，呵，你们看，这小子还像人吗?”

“韩信!”一名赌客跳了起来，以拳头擂击赌台，吼着，“滚出去，老子不许你再在此地赌钱!”

韩信怒视了这客人一眼，低着头再向后退，终于，他旋转身，从后面的小门溜了出去。

赌客们啐斥着韩信，同时打听谁敢在此逞凶——前者，是表示他们自己的品格高超，后者，是与自己的安全有关。

“嘿，倒霉的事，下邳来了一个带戍卒的长刀鬼。”曹大恨恨地说，“要不是长刀鬼，我曹大早就干上了。”

——所谓长刀鬼，是淮阴人在背后对秦国军官的称呼。秦国的中下级军官，腰间都系有一柄长刀。

长刀鬼闹事，是百姓所不敢干涉的，那些赌客们，刚才曾勇敢地呵斥韩信，此时，却缄默下来。虽然无人因此而同情韩信的懦弱，可是，人们的豪气义愤已完全消失了；五行摊又继续开出。

不久，喧闹的人声静了下来，传到赌台这边来的消息，长刀

鬼于逞凶之后走了；受伤的徐姬，则被抬到后面的杂屋中去；有人说，徐姬的伤很重，但是，赌客们已经不再关心到这些。

于是，那位受女人豢养，懦弱而承受侮辱的韩信，悄悄进入了后面的一排屋——那是歌舞伎的宿舍。

徐姬受到了可怕的摧残，她的左眼部位已可怕地肿起，眼睛成了一条线；她右颊也红肿而有瘀痕；还有，她身上的衣服已破，露出背脊。

韩信一眼就看到在她裸露的背上有着鞭痕。伤处，已涂敷了止痛的油膏，看去，亮晶晶地。

他泣然，沉沉地走近，握她的手。徐姬将手一缩，发出呻吟。于是，他看到她的右手也红肿着。

“那人用脚踏我，”她喘喘地说，“韩郎，我的手掌骨头好像碎了，痛得厉害。”

“阿姐——”他木立在她的身边流泪。

徐姬想展舒一下肢体，但是，任何的动作，都会引起剧痛，她呻吟着，嘶哑地说：

“韩郎，我只得回去……”

他点点头，在疾惭中低声说：

“阿姐，曹大来告诉我，我不曾来……”他的声调呜咽了，“阿姐，我惭愧……”

“韩郎，你不出头，那是对的。”她在痛苦中竭尽全力地吐出，“你自然不能为这样的事而拼命啊！”

“但是，你被荼毒，阿姐……”韩信俯下身，轻轻地按抚她的肩与肘，“我心里难过，我……人们骂我，对的！我简直不是人……”他酸泪不断地淌出，泪珠滴在她的脸上。

徐姬叹了口气，滞声说：

“韩郎，要坚强啊！为了明天，为了大事，你必须忍耐——韩郎，更恶劣的事，也会发生，你要忍耐……”

韩信在激动中，跪下来，涕泗滂沱地：

“阿姐，我们受得太多了，阿姐，几时，天才会亮？”

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，在强大的秦国的严酷统治下，亡国者要求天亮，等待天亮，这是空虚和渺茫的；然而，他们又只能要求和希望；因为，除此之外，他们的人生将一无所有！然而，受辱，不断地受辱的韩信，此时却动摇了！现实竟使幻想也没有立足之地。

徐姬努力睁开红肿的眼睛，沉重地说：

“天会亮的，终有大亮的一天，韩郎，要有耐心，要有毅力——”她透了口气，因集中精力说话，肢体的痛苦倏地加剧了，她又呻吟，“韩郎，背我回去，我受不了——”

他揩拭酸泪，起身，到外面张望了一下，再转来，收拾徐姬的衣物用具，结成包袱，背上。

于是，他用一张毡兜在徐姬身上，将之抱起。

徐姬熬忍痛苦，抬起一只手，搭在情人的肩上。

韩信是强健的，虽然背了包袱和抱了一个人，身体仍然保持平衡，稳健地一步步向外走。

他取道靠近厨房的后门，两名在厨下工作的仆妇，默默地相送这一对可怜的情侣。

夜茫茫，韩信抱着她走出亭社的后门，低吁着，缓步登上堤道；怀中的徐姬因受到震动而加深痛苦，她发出细碎的呻吟声。

这是人生，亡国遗民的人生。

在黑夜中，淮阴城阴森地矗立于他们的右方，城上没有灯，郊野，也没有灯，大地一片森肃；而在堤上行进的韩信，也很肃煞，他一步又一步地行进，很慢，也很重。那脚步声，似乎是踏在徐姬的心中。

那脚步声，也代表了强毅与坚忍。

不久，他离开大堤，下坡，踏上堤外泥泞的低地上的小径，又

不久，他们进入茫茫的苇草丛中。

“韩郎你歇歇。”徐姬低怆地说。

“不妨事，我——”他透着气，“阿姐，还痛得厉害吗？”

“我能忍受。”她于呻吟的间歇中说出。

“我们快到了。”他说，泪水又淌下来。

穿过了连绵有二里的苇草丛，韩信又走上一条矮矮的石堤，那是大堤外面的一道护堤。他走上护堤时，佩刀触着石块，发出鉴的一声响。

徐姬如释重负地透了口气。那表示他们的行程告一段落。

韩信小心地将她放下，调匀呼吸，从怀中取出火石，帛线，敲出了火，燃着帛线，向外摇动。他不停地摇着，每三次作一顿。

不久的矮堤外的芦苇丛中，有橹声，韩信踏熄了火，转身再将徐姬抱起来。

一艘小船出现了，韩信抱着她上船，摇船的老人没有询问，而他们也未曾作任何说明。

小船在苇草丛中慢慢地移动，不久，出了丛草，在汪洋一片水上行进。

徐姬躺在船舱，不断地呻吟，韩信蹲在船头，默无一言。

半个时辰之后，小船到达一个隐秘的埠头，那是一片低地，有十来艘破船在陆上组成村落。也有几所用木和竹草盖搭的寮屋。

这是一个流亡者集团居住的区域。

当小船靠岸时，有一名中年妇人提着灯出现。

韩信将徐姬抱上岸，进入一间用木竹盖搭的寮屋。徐姬，于上岸时痛晕了。

于是，在埠头相接的那名中年妇人，迅速地召来两名妇女，他们为伤者揉摩胸口，又灌下了些酒。

不久徐姬苏醒了，她睁开一只眼睛看身边的人，低喟，没有发言。

“韩郎，我来看守她，你到陈伯那儿去讨一些伤药来——陈伯藏着我们全韩国最好的伤药。”仍是那中年妇人说。

韩信沉闷地应了一声，转身向外走，可是，“全韩国最好的伤药”那句话，使他感受到刺激和难堪！韩国已经沦亡了啊！那最好的伤药，与韩国又有何关呢？

他想：韩国的王孙，如今成了被女人家攀着的贱汉，被市井伧夫辱侮的懦夫……

水边流亡者聚居的区域因徐姬的回来而起了一阵骚动，但是，不久就过去了，亡国的流民，生命是微贱的，被打、被杀，是常有的平凡事件。

此地，住着十几伙人，都是韩国籍，他们和淮阴城内的流亡贵族不同，他们并未挟有珍宝逃亡；即使在逃出来的时候有一些，于流亡的年月中也已经用尽了。现在，他们每天都为生活而操劳着，同时，他们也年复一年地为渺茫的复国希望而努力着。他们为此一希望而活。他们操劳终日，长期在饥寒交迫中，仍竭尽所能地团结自己人和结交各国的流民，希望有一天，联合所有的亡国流民，从事复国的战争。为了这一个大目的，他们忍受着各式各样的侮辱；他们分散地居住着，因为秦兵对流亡者的监视很严，十几伙人在一起，掩藏较为容易。

从洪泽湖东南向，高邮湖、宝应湖、大纵湖，是三个主要的大湖，其中，高邮、宝应二湖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浩渺阔大；此外，尚有邵伯湖、清水潭、渌洋湖、太湖、白马湖、顺湖等，都是流民的藏身之所。

还有，在洪泽湖以北及西北，淮水的上游地区各湖泊，也各藏有流亡群者。

至于韩信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属于洪泽湖的——淮水与洪泽湖交叉处的一个袋形的渚，当地人称它桃渚。

十二日之后，徐姬的伤大致痊愈了。

她依然是美艳与俊好的，肉体的创伤好像没有在她的心灵中生根，她时时会现出好看的微笑，每天，在狭隘的寮屋中运动着四肢，为了作复出舞蹈而准备，她的足胫扭伤，尚未全好，不能正式支持舞蹈，但她勉强地伸舒，希望不荒废。同时，十二天的休息与吃得较多，她的腰肢似乎粗了一些，对于一个以色列人的歌舞伎，那是犯大忌的。因此，她也不得不锻炼。

韩信，在最初陪了她二日夜，之后，就重入淮阴市，混在市井中，找寻机会。但是，在失去了徐姬的供应之后，他很穷，自然，他更加不体面了。其间，他曾到桃渚探望徐姬一次——在事发的第十五天黄昏前，他又来了。

他们在一起晚餐，也饮了一些酒，但彼此的情绪很低——徐姬在别人面前，时有笑容，但与韩信在一起，她并不掩饰自己沉重的心情。

他们在缄默中吃完晚饭，徐姬又热了半碗酒，用来按摩仍有些微酸痛的踝关节。韩信默默地盘膝坐在屋角，看徐姬蘸酒按摩，几次之后，他移前了一些，低说：

“阿姐，我替你来。”

“我没有力……”她低喟，缩回了手。

于是，他一手按住她狭长而白皙的脚一手蘸酒，湿了她的踝关节和跗与蹠上面，然后，以掌心用柔力按摩，酒精的热力缓缓地传入肌肤，她舒畅地吁了一声：

“噢，很舒服——”她合上眼皮，享受按摩。

他仰起头来看她——徐姬有茂密的睫毛，眼皮合上时，有似帘子，在眼堂上留下一片可爱的暗影。韩信于一瞥间移开了视线，但是，他的视线低下时，却投注了她那白皙的足，那是纤巧的舞人之足。他按摩着手停止了，现在，他看着她跗蹠间皮肤，因按摩而泛红。

恍惚之间，他的心房起了一阵秘奥的栗动——亡国流人，至